

盲人脱贫记

必望进新屋啦！必望嫁女啦！必望家出了个硕士啦！

通山县燕厦乡新庄坪村11组的朱必望，二十年前遭遇不测，生活一下子掉入无底黑洞；近十年慢慢地苦尽甘来，近五年日子越过越有希望；想一想，他家今后的生活会更幸福。可有谁知，这一路走来，坎坷、辛酸、悲苦，曾恶梦般缠绕在朱必望周围，每一次关头，他都选择了咬牙挺住，自力，自强。

2001年初秋的一个中午，34岁的朱必望在矿山掏“哑炮”时，膨化剂突然喷发，烧伤了双眼。他鲜血淋漓地被人送往市医院救治，命保住了，两眼却一抹黑。要治好眼睛，还需6万元到北京换角膜。在两间茅房里，一家5口人，泪眼相向，愁眉苦脸。6万元在当时可建起两栋简易房子，朱必望家徒四壁，已经欠下一万多元债务，只能悲叹与放弃。

那段日子，命运坠入了低谷，全家陷入困境，过得是日愁夜愁。看着3个读小学的可怜的孩子，朱必望顿时来了力量，发誓要咬牙活下来，活出尊严。他握住老婆的手，铿锵有力地说：“我欠的账，我还！”

2006年春节一过，夫妻俩就商议，朱必望照看家庭，李淑兰外出打工。妻子省吃俭用加班加点干，每月定期汇回生活费，两年挣下了六千多元。之后她又在离家不远的大理石厂搬石板，干起男人才干的重活，一年下来能挣上万元。李淑兰里里外外操劳，落下不少毛病，听力也明显有了障碍。

朱必望常年累月地摸爬探索，煮饭、切菜、炒菜、挖地、锄草、耘田、砍柴，正常人能干的他

都能干。小儿子深有感触地说：“每座山都在父亲脚下走熟了，连狭窄陡峭的山路他也敢走。”有一年发山火，他竟然幸运地一个人砍了柴拖回了家。生活再苦，一家人在一起就有个照应，遇到困难互相有个依靠。有一天，养的三头黄牛失踪了，夫妻俩连夜打着电筒，手牵手爬上村里最高的山峰，找了两天终于找回了黄牛。

妻子外出的那年，朱必望开始养猪，因无经验又担心猪发病，他只敢养一头母猪试试。人家说，瞎子自己饿不死就万幸了，要养猪？不养死才怪呢！他偏不信。细心照料，母猪越养越大，头窝就落了两只猪崽。当地人又戏言：“双猪独狗”非吉兆，必望怕是又要倒霉了，意思是母猪下猪崽头胎不能是双数，狗崽不能是单数。结果呢，第二年又落了10只猪崽，由于市场行情不好，没有赚到多少钱。李淑兰想想那些闲言邪说，感到害怕，她劝丈夫：“莫把我打工几个钱都给猪吃了。”

养猪不赚钱，养牛死过5头，找失踪的牛差点跌下悬崖丢了命，儿女辍学打工，一连串的挫折。朱必望却不服输，一步一步稳扎稳打。由于细心又专心，慢慢积累了经验，且经常让妻子读养猪知识给他听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连着有几年养猪收入都在两万元以上。

为节省买饲料的支出，夫妻俩除了种好自己田地还租种了邻里的，一年割谷40来担，挖红薯20多担，收玉米千余斤，黄豆、芝麻、花生等其他作物，人家有的他都有，人家没有的他也有。好心的邻里主动把地里的红薯藤，让朱必望夫妻俩割给猪吃。为贴补家用，夫妻二人有空就找事做，一道上山挖药材，砍村组公

胡喜荣(嘉鱼)

年轻的妈妈告诉大家，120的车已经出发了。可是这么深的水，车过不来，怎么办呢？人群躁动起来，大家都思考着，却怎么也想不出可行的办法。正在一筹莫展时，一团橘黄的光影从雨幕中快速逼近。

近了，人们看清了，那是两个消防战士，他们戴着钢盔，穿着雨衣，外面套着橘黄色的救生衣，正奋力划着皮筏子，朝人群而来。等到了人们面前，一个消防战士用瓢舀起皮筏子里的水往外排，另一个消防战士站起来，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雨水，拿起喇叭，高声喊话：“请大家不要拥挤，排好队，按顺序上船。”

“让她先上船，孩子看病要紧。”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大声喊道，然后帮年轻妈妈撑伞，护着她往前走。人群自动往两边让开，年轻妈妈快步从人群中走出来。一个消防战士接过年轻妈妈怀里的孩子，等到她也上船后，两个消防战士飞快地划桨，“哗哗”的水声中，皮筏子像离弦的箭一样往前冲去。

几分钟后，消防战士划着皮筏子返回，

温暖的皮筏子

江南小城，雨仿佛不知疲倦似的，一直下，一直下。天地之间织起密密的雨帘。雨打着房顶，敲着玻璃窗，噼噼啪啪的响声像炸豆子似的，从早到晚响个不停。

这天早晨，人们从家中走出来，想像往常一样上班、上学、买菜……然而，他们却发现街道已化作一条河流，水打着旋儿哗哗地流动，淹没了绿化带里的灌丛，高大的林道树仿佛也矮了半截。雨还在下，溅起大朵的水花。

人越聚越多，大家都焦急地站在高处。一个年轻人卷起裤腿想淌水过去上班。水没过他的腿，爬上他的腰，积水竟有一米多深！年轻人的衣服被打湿了，风一吹，他打起冷颤，无奈之下，他嘟囔着回家去换衣服：“这个月的全勤奖又泡汤了！”

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不能过去买菜，急得皱起了眉头。两个孩子无法按时上学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。一个年轻的妈妈哭喊起来：“谁来帮帮我呀，孩子病了，得马上送医院！”她一手撑伞，一手抱着孩子，那孩子约摸一岁，脸色潮红，小小的身体不住地抽搐着。

回旋在心头的美妙歌声

歌声从远古文明走来，在田间地头，在节日盛会，在大雅之堂，演绎着种种丰富多彩。现在喜爱唱歌的人亦如繁星满天。

这个歌舞升平的时代，有许多好歌和歌声应运而生。然而萦绕在我记忆深处的一段段歌声，却像清泉石上流，难以忘怀。

记得那是小学三年级的一节音乐课。教我们数学的余老师大腿上立着一架二胡，左手扶琴，右手操起琴弓，舒缓自如地拉起一段乐曲。二胡声悠扬宛转，整个教室安静肃穆，仿佛有一种流畅的神秘的美好攫住了小小心灵。稍后，在二胡独奏声中听到老师范唱：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，晚风送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……”音乐深情优美，温柔动人。老师的歌声清亮柔和，如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。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和谐的旋律灵妙人心。稚嫩的童声一遍遍跟唱，宽宽的教室里回旋着清亮晶莹如水的歌声。偶遇月光朗照的夜晚，就会想起这首歌，想起那个接受音乐洗礼的旧时光。

孔帆升(通山)

路两旁的茅杆杂草。今年还管理雨山两个组的自来水，疫情期间上山砍了几千斤柴，锯好，整齐地码在厨房与猪圈外墙上，成了一道风景。

几年勤扒苦做，朱必望还清了债务，还存了十多万元。于是，2011年开始盖新房。做屋劳神费力，健康人都要磨破一层皮，别人房子一两年盖好，他家前后花了四五年时间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人帮。买沙石、水泥、钢筋、挖地基等等，一家人齐动手，加上妹夫做木工，女婿做电工，叔父负责运输。2016年，230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终于完工。右边盖了猪圈，左边是厨房，中间是个院子，够宽敞的。入屋那天，亲戚朋友与邻居都为他们庆贺，一家人喜得合不拢嘴巴。

尽管房子一做，家底又空了。但这一次心里有了底，政府有引导，千难万难再也难不倒走向新生活的勤奋者。2016、2017年，全家鼓足了劲，依靠政府扶贫贴息贷款10万元，养了十几头牛，几头猪，不仅按时还了贷款，而且有了存款。2018年朱必望家赶上全村发展的步伐，摘掉了贫困帽，迎来了丰衣足食的姣好时光。

朱必望大女儿早已出嫁，生了几个孩子，丈夫很爱她，建了新房，一直以来没嫌过她家境，而且十分孝顺老两口。朱必望大儿子朱治辛打工有了积蓄，也相中了对象。小儿子朱国强高考录取南昌大学临床医学，去年考上了石河子大学医学硕士。他的愿望是毕业后能在武汉工作，离家近点，好照顾父母。

在这新时代，朱必望扛起顶梁柱的责任，比健全的人都能干，一次次咬牙挺过难关，家就自然兴旺起来，生活自然越来越好……



告诉大家年轻妈妈抱着孩子上了救护车。孩子有救了！大家心里都松了一口气。接着，大家让两个孩子先坐上皮筏子去上学。一趟、两趟……雨中，皮筏子来回行驶在街道上，两个消防战士的身体随着划桨的动作一俯一仰，水顺着脸庞往下流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。

雨，冰冷、无情，一直下，一直下，河湖告急，圩堤告急……在这冰冷的底页上，一只只皮筏子，一艘艘冲锋舟疾驰而来，那船上橘黄的身影，为人间涂抹上一片片暖色，给人们送来一缕缕温情。

水灾无情，人间正暖！

彭珍(嘉鱼)

跟隔着屏幕听歌不一样。我第一次听我的音乐老师殷老师唱歌就有这样的惊憾。

那年学校举办元旦晚会。正当观众意兴阑珊之际，殷老师背对着观众出场，裙裾翩翩，在歌曲前奏中慢慢挪向C位。台下嘈杂的声音微微喧动礼堂的气流。只听那一声“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……”唱腔一打开，整个礼堂顿时静下来。浑圆而光芒四射的声音从灯光弥漫的舞台上流淌过来，每一个字都带着宝石花的璀璨，每一段潺潺流动的歌声如月下击磬，如金声玉振。我整个的心浸润在曼妙抒情的旋律里，沉醉在珠圆玉润的声腔里，忘记了周遭的存在。那年殷老师刚从音乐学院毕业，女神般的美貌，天籁般的演唱，点亮了青春的记忆。

与优美歌声相遇的故事何其多。这些相遇总会成就平凡岁月中的朵朵诗情画意。我拥有的这一份美好歌声记忆，也会在某个不经意的黄昏或雨夜，悠然响起。

煤油灯

周瑞云(赤壁)

旧中国积贫积弱，民族工业落后，没有开采、提炼石油技术，被洋人讥讽为“贫油国”。煤油、柴油、汽油全部依赖从国外进口，很久一段时期内，民间一直称煤油为洋油。

古时，只有大户有钱人家用油灯照明，且多数用的是植物油；也有的人家用蜡烛、松香、松木块、木条点燃照明。普通平民百姓常年四季无钱点油灯，生活规律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“囊萤映雪、凿壁偷光”是古人比喻寒门学士勤奋苦读的育人典故，被世代代后人广为称颂。孙康利用雪夜光亮孜孜不倦读书，寒窗苦学，才高八斗，终成国之栋梁。车胤从小好学不倦，无奈家庭贫困，只得用白绢布袋装萤火虫照明看书，勤学好问，飞黄腾达，官至吏部尚书。西汉匡衡无钱点灯，凿穿墙壁引邻舍灯光读书学习，成为宰相和有名学者。一代伟人毛泽东在上杭古田小山村昏暗油灯下写出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》的光辉论著，指明了当时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为以农村包围城市，武装夺取政权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。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家乡鄂南山区尚没有通电，照明是用煤油灯，乡亲们还习惯称煤油叫洋油。那时，物资匮乏，不管吃的穿的还是用的东西都限量供应，买肉、买布、买米和购买生活用品全要凭票证到食品所、供销社、粮店排队选购。煤油属紧俏物资，一般家庭都节约使用，能省则省。简单的煤油灯是利用废旧小油漆罐或用完的墨水瓶装上煤油，再在盖子上戳个洞，用铁皮做一个管子穿过洞盖，把棉线或布条制作的灯芯穿过管子浸泡到煤油里，如此做成一盏简易的煤油灯，火柴点燃即可照明。有的在油灯侧边不同方向凿制三根灯管做成吊灯挂在房梁上，点燃后照得满堂亮，效果不亚于今天的大厅吊灯，只是没有奢华的外表而已。有的用铁丝拧成提式或握式把手，便于移动使用。有的用硬纸壳制作简单防风罩防风吹息灯火。年轻人结婚，女方嫁妆里总少不了两盏玻璃煤油灯，灯的外形如细腰大肚葫芦，灯头一侧有个可把灯芯调进调出的齿轮旋钮控制开关把握灯的亮度，灯头四周有外伸爪子固定灯罩。

细水长流，日积月累。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总喜欢把煤油灯的灯芯调到最细处，让黄豆粒般大小的灯光闪闪发亮，使家人远远望见便倍感亲切、温馨。有的人家为节油，平时吃晚饭不点灯，就着灶炉火苗慢慢吃，一举两得。节日里或客人临门的时候，她们会把灯芯挑大，增大亮度，给人一种热情、大方、豁达、宾至如归的感觉。每逢红白喜事，主人借来马灯或用自制多管煤油灯吊在堂屋房梁下，高灯远照，灯火通明。

小时候，学校要求以村湾组织读书学习小组，每组推选同年级学习组长，负责召集同班同学轮流到各家读书写作业，大家团团围坐在煤油灯下，温习功课，相互辅导。家长对爱学习的孩子从不吝啬，也不在乎点油多少，拿出家中最好最亮的油灯供我们使用。大人悄悄放下手中活计，进出走动轻手轻脚，生怕打搅大伙的学习氛围。长时间的油灯熏照，同学们口鼻难免吸入油烟，往往第二天早起洗脸发觉鼻孔和脸上沾满油污，擦洗过后的毛巾常常染黑洗脸水。有时因为挨灯过近，烫头发、眉毛现象时有发生。

冬天的山村夜幕降临特别早，为打发时光，妈妈常在油灯旁教我们做影子相。把煤油灯放在距墙不远的位置，人在灯前用手变换形状做成形似兔、猪、狗、猫等图形反射到墙壁上，形象逼真，栩栩如生。有时候，爸爸在灯光下教我们唱儿歌或者讲述历史人物故事，津津有味。

那时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较为单调，发电放电影是乡村人气爆棚的集会，热闹非凡，十里八乡的老幼乡亲们打着浸泡过煤油的火把前往观看。前照一，后照七。腿长身高者手举火把走在本湾队伍中、后头，照耀着一行人高兴而出，满意而归。

光阴荏苒，世事变迁。家乡早已实现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的梦想，照明点油灯的历史一去不复返。生活有了电，真的很方便。回忆起煤油灯下的岁月，总感觉那么遥远而又温馨，别有一种情懷，格外令人刻骨铭心。